

965

华北区话剧歌剧观摩演出会剧目

刘胡兰

話 劇



HUABEIQUHUAJUGEJUGUANMOYANCHUHUJUMU

1965

华北区话剧歌剧观摩演出剧目

八 場 話 劇

刘 胡 兰

楊威 郭健(执笔) 孙偉 方彦

編 劇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內 容 提 要

这个剧本反映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英雄的一生。

刘胡兰参加土改试点工作回村后，一面积极热情地投身于支前、劳军工作，一面和其他积极分子一起，带头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同破坏支援前线 and 土地改革的地主石廷璞、段二寡妇等展开了无情的斗争。同时，还揭露了混入党内的叛徒石五则包庇地主的罪行。在这一系列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充分显示了刘胡兰立场坚定、不怕困难、敢于和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的高贵品质。

在閻錫山匪軍向解放区进攻期间，刘胡兰奉命转移上山未成，返回村内，坚持对敌斗争，转移了坚壁物资，镇压了伪村长，打击了敌人气焰。后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刘胡兰在敌人面前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无比坚贞的英雄气概，宁死不屈，慷慨就义。

刘 胡 兰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哈密道12号) 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津出字第008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3 3/16 插页 4 字数 63,000

1965年9月第1版 196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3,200



第一場 刘胡兰剝开了地主要二寡妇做的掺假的軍鞋。

第四場 刘胡兰揭开了叛徒石五則的盖子。





第六場 王照芳根据上級指示，決定除掉反動偽村長石大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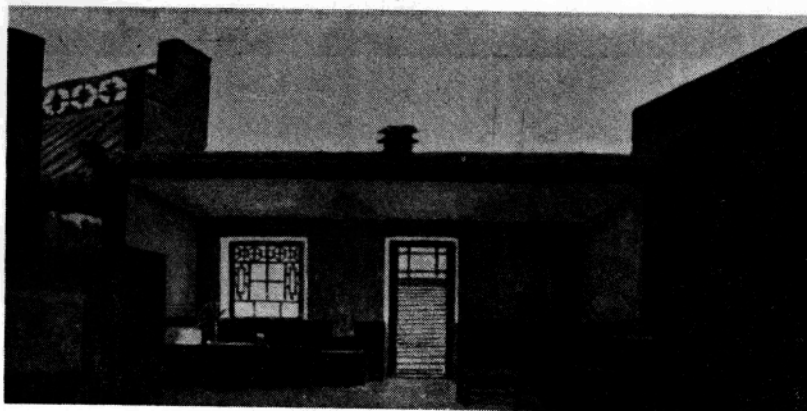


第八場 劉胡蘭的英雄氣概，使敵人胆战心惊。

第一、五、八場景



第二場景



第三場景



第四場景



第六、七場景



設計者 武 群
王 振 華

人 物

- 刘胡兰 女。中共候补党员。十七岁。
- 王照芳 男。中共云周西村支部书记，村长。后为区委组织委员，武工队长。四十岁。
- 石三槐 男。云周西村公人。五十多岁。
- 石羊六 男。云周西村的民兵队长。二十五岁。
- 玉 仙 女。后为中共候补党员。十八岁。
- 春 花 女。十九岁。
- 占 元 男。云周西村的民兵。三十岁。
- 胡文秀 刘胡兰的母亲。三十七岁。
- 奶 奶 刘胡兰的奶奶。六十岁。
- 爱兰子 刘胡兰的妹妹。十一岁。
- 刘 鎖 男。原为石廷璞的长工。五十多岁。
- 占元嫂 占元的妻子。三十岁。
- 全 福 男。五十多岁。
- 春花妈 春花的母亲。四十岁。
- 全福大娘 全福的妻子。五十岁。
- 小 刘 男。区里的通讯员。二十岁。
- 霍玉兰 女。外村干部。三十多岁。

張宝成 男。外村干部。五十多岁。

村干部、妇女們、武工队员若干人。

石五則 男。云周西村的农会秘书。叛徒。四十岁。

石廷璞 男。云周西村的地主。五十多岁。

- 二寡妇 云周西村的地主。三十九岁。

石大成 男。二流子。后为云周西村的伪村长。三十多岁。

大胡子 男。閻錫山匪軍的特派員。四十多岁。

匪軍、复仇队员若干人。

第 一 場

一九四六年夏季的一天上午。

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大庙外。

右側是庙門和钟樓的一角，大庙殘存着战时的痕迹。中后是一条护村堰，堰后是村舍，由左端向后伸去。远处是巍峨的呂梁山，左側矗立着一棵挺拔的松树，树下有一块傾倒的破石碑。

远处炮声隆隆。石羊六走上。

石羊六 出担架的听着，赶快到場院集合去了……

〔群众三三两两，携担架过場。石羊六随下。〕

〔玉仙、春花和占元嫂等妇女从庙里出来。〕

玉 仙 快点儿吧，把軍鞋、慰劳品收齐，就交担架队帶到前綫上去。

占元嫂 誤不下。

妇女乙 (玩笑着) 誤下，就叫她一个人往上送。

占元嫂 送就送，誰像你，一会儿也离不开个家。

〔全福上。〕

〔石三槐兴冲冲地从村外走来。〕

石三槐 哈哈，老远就听着唧唧喳喳，原来是女将們出馬上陣了。

玉 仙 三槐爷，你上哪儿去了？

石三槐 我不是到区上送信去了嗎！一进大象鎮，就把我鬧糊塗了。

众 咋了？

石三槐 滿街筒子人，都穿着新衣裳，敲鑼打鼓吹喇叭，抬着整猪整羊，挑着蒸饅麻糖。哎？这打着仗誰家还办喜事呀？

妇女丙 是娶媳妇吧？

石三槐 不对，原来是人家村的担架队、慰問队集合上前綫。

春 花 那还穿新衣服干嗎？

石三槐 人家鬧清算，斗倒了地主老財，分下了果实，到前綫叫解放軍同志們看看，他們翻身过上好日子了。

玉 仙 看人家大象，支前够多排場。

妇女甲 咱村的清算咋还不鬧呀？

全 福 还鬧呢，勾子軍过去都不敢离开文水城，眼下一个勁儿的往咱这边儿打，清算斗争恐怕……

春 花 人心惶惶的，誰还敢鬧。

玉 仙 都像你們那胆子，什么也别干了！

春 花 三槐爷，胡兰子多会儿回来？

石三槐 今天就回来。要說咱胡兰子，在大象鎮可有了名气了，都夸咱胡兰子能干，发动妇女斗争老財，可长了大本事了。

玉 仙 快走吧，收齐了慰劳品好接胡兰子。

〔石三槐走进庙内。全福及所有的妇女分头跑下。〕

〔占元匆匆跑来。〕

占 元 农会秘书！

〔石五则拿着干粮带、草帽走来。〕

石五则 我在这儿。担架还没齐？误下事，村长回来是批评你们还是批评我？

占 元 催了几遍了，有人听说要闹清算斗争，跟老财算账，怕误下分土地，都不想去。

石五则 八字还没一撇儿呢，就想分东西！眼下支前要紧，快催人走。

占 元 别人还倒好说，像石大成那号鬼，叫了两三趟了，就是不来。

〔石羊六上。〕

石五则 石大成又吊蛋了？把他给我提溜来！

占 元 有你的话就行。（欲走）

石羊六 占元！（向石五则）咋叫石大成出担架？

石五则 他怎么了？

石羊六 兵痞流氓，还能去支前、运伤员？

占 元 那小子头顶长疮，脚底板流脓，坏透了，不能叫他出担架。

石五则 有我带队，吓死他也不敢吊蛋。

石羊六 哎，咋你要带队？

石五则 （不理石羊六）占元，还发啥楞？催人去呀！

〔占元跪下。〕

石羊六 五則大叔！五則大叔！

石五則 不行，不行，你不能去。

石羊六 这是我們民兵的事儿嘛。

〔石三槐由庙內走出。〕

石三槐 五則，前綫急等担架哪，你咋还不打发走呀？

石五則 担架就齐了，我要带上去。（指石羊六）他还非要去。

石羊六 就鬧清算了，农会秘书还能离开村子。

石三槐 对。

石五則 三槐叔，你咋听他的？

石羊六 支前是我們民兵的差使嘛！

石三槐 別爭啦，剛才我碰見照芳了……

石羊六 村长怎么說？

石三槐 他叫占元带上去。

石羊六 叫占元带队？

石五則 支前大事儿，沒有个像样的干部带着还行？（向石羊六）
別耽擱事儿了，你快給集合人吧。（进庙）

石三槐 五則！五則！你可不能去啊！

石羊六 三槐爷，你說……

石三槐 村长有令，別不高兴。先把担架打发走，你央求我也不頂用，走吧，小伙子。（笑着走去）

石羊六 （不悅地喊着）出担架的，都到村西口場院集合了。（欲走，
听到喊声停住）

〔占元推石大成上。〕

占元 快走。

石大成 你干什么？

占元 叫你出担架。

石大成 你們也太难为人了，不管死牲口活牲口，就硬往車上套啊？

石羊六 石大成，你跌什么凉腔！

石大成 （見石羊六一惊，滿臉堆笑）队长，我这腰疼的病又犯了，担架我可抬不动啊！

占元 你少装蒜！

石大成 我对天起誓……

石羊六 算了，想去也不要你。

石大成 好，好。（欲走）

石羊六 石大成，你在村里要不老老实实的，你可小心着点儿！

石大成 是，是。

石羊六 占元，走。

占元 石五则叫他……

石羊六 走吧。

〔占元隨石羊六下。〕

〔石廷璞从石大成后边上。〕

石大成 （見他們走远，狠狠地唾了一口）呸，他媽的！（听后有入一惊；見是石廷璞）……石大爷……

石廷璞 （低声地）走开，不看这是什么地方。到我家去。

〔石大成順从地走去。〕

〔石廷璞裝出拾糞的樣子，偷看四外無人，走到廟門前朝里窺視。

〔二寡婦拿着軍鞋走來。

二寡婦 哼！

石廷璞 （一驚，見是二寡婦，鬼鬼祟祟地）段二家的，你探他的口氣怎麼樣？

二寡婦 正巧，段占喜逼着他要賬，不還賬就拉他到區上打官司。他怕段占喜把跑買賣的事兒鬧出去，見我就要借一百二十塊現洋。錢帶着沒有？

石廷璞 他要錢就好辦。（掏錢）

二寡婦 你快點兒。

石廷璞 着啥急呀。

二寡婦 昨黑夜還跟我說得好好的，清算的時候照護我，今兒一早就變卦了。

石廷璞 變卦了？

二寡婦 他要帶担架隊躲上走，還不是怕跟上咱們落嫌疑。

石廷璞 不能讓他走哇，他就在廟里，快去。

二寡婦 （接錢）我比你還急呢！（進廟）

〔劉鎖在他們話音未落時走來。

石廷璞 （以桐吓的聲腔）劉鎖，你干什么來了？

劉 鎖 （胆怯地）我給担架隊送條繩子去。

石廷璞 你剛才聽見什麼了？

劉 鎖 我，什麼也沒聽見。

石廷璞 好。走，到我家去，我有事兒跟你說。

劉 鎖 財主……我……

石廷璞 (硬拉)走，走！

〔石廷璞用力过猛，刘鎖掙脫，石廷璞摔倒，怒火上升，爬起欲打刘鎖，刘鎖跑下，石廷璞正欲追赶，忽听到刘胡兰的歌声，仓皇躲下。

〔刘胡兰戴着草帽，提着小包，唱着“青天呀蓝天，这样蓝的天……”的歌子輕快地走来。她跑上护村堰，兴奋地朝村子环視之后，往庙这边走来。

〔玉仙扛慰劳品上。

玉 仙 哎呀！胡兰子！（朝远处喊）春花姐快来呀，胡兰子回来啦。（对刘胡兰）你咋悄悄地就回来了？

刘胡兰 还用敲鑼打鼓的呀！

玉 仙 可把你盼回来了，三槐爷說你在大象搞土改試点儿，可长大本事了。

刘胡兰 別听三槐爷的。咱村的軍鞋、慰劳品都收齐了？

玉 仙 咱村不落后。

刘胡兰 有你这个女将领导，还差的了！

〔玉仙推刘胡兰，二人要笑。春花提軍鞋上。

春 花 胡兰子！

刘胡兰 春花姐。（迎上去）

春 花 我們正說接你去呢。

〔妇女們抱軍鞋、慰劳品走来。見到刘胡兰，都热情地围上来，互相問候。

众 胡兰子，快說說大象的事儿。給我們說說打仗的事儿。

刘胡兰 今天咱又打了个胜仗，文水城的勾子軍出来破坏停

战，叫咱消灭了，活捉了一个团长、两个营长，没跑回几个儿去。

春花 不是讲着和吗？怎么又打起来了？

刘胡兰 那天，王县长给我们讲，蒋介石、阎锡山跟咱讲和，是八路军、老百姓逼出来的。

众 逼出来的？

玉仙 那可不！全国老百姓要和平，八路军要和平，他们没办法了。

刘胡兰 他们见势不好，就说假话，骗人说：“和就和”。接着就派飞机请毛主席到重庆。

众 重庆？

刘胡兰 就是蒋介石住的地方。为了和平，毛主席就去了。就在讲和平那会儿，美帝国主义帮着蒋介石偷偷地把他的军队运到咱解放区边边儿上来，打咱们，抢咱的胜利果实。

妇女甲 这个老不死的，去年日本人叫咱打跑了，今年他又勾搭美帝国主义抢咱的。

刘胡兰 毛主席去年就说了……

众 去年说了什么了？

刘胡兰 毛主席说呀：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

妇女甲 他凭什么摘？